

张
静◎著

眷恋 蓝色 国土

海洋——他所为之拼搏奋斗的这片蓝色国土，
让他义无反顾！

为了捍卫这片蓝色国土的权益，
为了我国海洋事业的发展，
他奉献出了生命中最辉煌的岁月。



海洋出版社

眷 亦 心 蓝 土

张
静
◎
著



海洋出版社

201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眷恋蓝土/张静著. —北京: 海洋出版社, 2011. 9

ISBN 978 - 7 - 5027 - 8109 - 5

I. ①眷…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93741 号

责任编辑: 张晓蕾

责任印制: 刘志恒

海洋出版社 出版发行

<http://www.oceanpress.com.cn>

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 8 号 邮编: 100081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7.25

字数: 310 千字 定价: 36.00 元

发行部: 62147016 邮购部: 68038093 总编室: 62114335

海洋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拥有 18 000 千米的大陆海岸线，14 000 千米的岛屿海岸线，6 500 多个 500 平方米以上的岛屿和 300 万平方千米的主张管辖海域。

这是一片与我国黄色国土密不可分的浩瀚的蓝色国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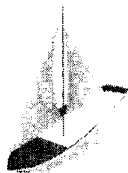
我国的海洋文化源远流长，明朝的航海家郑和曾有一段名言：“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于海洋，危险亦来之于海洋。”但是由于明朝后期中国一度实行海禁和闭关锁国政策，致使国人海洋意识淡薄，从而成为制约建设海洋强国的思想障碍。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立志建设强大的海军，并开始重视发展海洋事业，“以海富国、以海强国”的蓝色国土意识逐渐树立。《眷恋蓝土》这部小说，描述的正是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至该世纪末，我国海洋事业发展的艰难而又辉煌的历程。

作者以细腻的笔触、丰富的情感向我们展示了两家三代“海洋人”为我国海洋事业执著追求、倾情奉献的心路历程。尽管其人物和故事都是虚构的，但是通过小说所展现的 20 世纪国家海洋局所提出的“查清中国海，进军三大洋，登上南极洲！”的壮举的实现，却是真实的。

根据“以人为本”、“文学即人学”的精神，作品中所展现的两家三代“海洋人”之间的爱情、亲情、友情的情感纠葛以及思想理念的矛盾碰撞，都极为清晰地显现出鲜明的时代烙印，读来令人感慨又不失感动。

作者张静是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的退休干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她曾利用业余时间出版过多部海洋题材的少儿科幻小说，并多次获奖。



如今她已年过古稀，依旧笔耕不辍，发挥余热，历时六年，写出了这部长篇小说《眷恋蓝土》，从精神层面为海洋文化建设添砖加瓦，是很值得鼓励的。

21 世纪是海洋世纪，随着科学的进步、“蓝色经济”的发展，“蓝色国土”观念的进一步加强，我国海洋事业的发展将更为辉煌，我们和作者一同期待着更多年轻的后来者，书写出更为灿烂绚丽的新篇章，为这个时代增辉，为海洋事业添彩。

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党委书记

送别宴会结束后，童海涵办完退休手续来到局长办公室，静静地站在那幅硕大的、占满整整一面墙的海图前。以往站在这幅海图前，他思考的全都是海洋执法、海洋科学考察方面的事。现在酒后的他，满脑子想的却都是那座渺远的小岛以及岛上那位曾做过他一个月爱妻的、令他一生都牵牵挂挂的女人。记忆和牵挂像茫茫大海中的一叶白帆，让人倍感惆怅寂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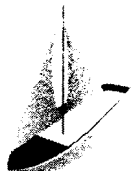
小岛在哪儿？小石屋在哪儿？石屋里的那个她又在哪儿？

童海涵把放大镜移向黄海海域，终于在海图上找到一个小米粒般大小的小岛。小岛如沧海一粟，是那么不起眼，几乎被淹没在浩浩渺渺的蔚蓝色中，在一般的地图上根本看不见它。

唔，这座被称作“寄母岛”的小岛就在这儿！岛上蓝蒙蒙的光雾带着海水的咸腥味儿透过海图浮现到他的面前，仿佛伸手就可触摸到兀立在岛上的那间小石屋了。石屋上空，海鸟在翩翩飞舞，石屋里的那个她在吹着口琴，琴声悠悠扬扬。他靠近她，从她身后拥她入怀……然而一切都稍纵即逝，影影绰绰地复又融入迷茫的蔚蓝色中。

丢下放大镜，童海涵把目光再次移向黄渤海海域，泪水不知不觉溢出眼窝。

大海——他所眷恋的这片祖国的蓝色国土，让他流连忘返！为了捍卫这片蓝色国土的纯净和权益，为了我国海洋事业的发展，他奉献出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从少年到白头，他亲历了我国海洋事业的从无到有，从“查清中国海、跨进三大洋、登上南极洲”到实现从海、陆、空全方位地对我国所辖海域进行监测执法。他出过力、用过脑、流过汗、拼搏过。今天，童海涵身为一名正局级干部退休，可以说是功成名就，为自己的事业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可是不知为什么，这几天他心里忽然空落落的，觉得不踏实：事业上的成功，与婚姻、家庭生活的失败所形成的反差，使他对人生、对生命的意义，产生了莫名的困惑。尤其最近媒体频频报道俄国潜艇“库尔斯克”号失事的消息，更勾起他对三十多年前那段惊心动魄的往事的记忆。那时，风华正茂的他，也在潜艇上服役。而他所在的那艘潜艇也出了事。潜艇的失事，意外地把他送上一座小岛；在小岛上，他竟和一场浪漫缠绵的爱情纠葛到了一起；这缠绵的爱情，却最终使他愧疚、心酸了大半辈子。



“幸存者……我是‘红旗109’号失事潜艇的幸存者！是那场噩梦般的灾难，把我送到你的身边”。童海涵再次举起放大镜，用左手食指敲点着海图上的那座小岛，喃喃自语：“唉，我说寄母岛啊寄母岛，为什么我总也忘不了你？忘不了那片银色的沙滩，忘不了那座石砌的小屋，忘不了石屋里那位双眸如星的长辫子姑娘！恩恩怨怨几十年，弹指一挥间……”

直到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响起，童海涵才使劲儿拍拍自己的脑袋，蓦然意识到：自己真的有点儿老了。要不，怎么会自言自语？怎么会连续几夜失眠？他拿起话筒。对方忽然迟疑了一下，说：“对不起，童局长，不好意思，我忘了您已经退休，就不打扰了！”电话随即挂断。那是一位女下属的声音，往日这位女同志给他打电话，声音都是甜甜的甚至是嗲嗲的。除了谈工作，她还总要借机嘘寒问暖几句。今天这位女同志好像一下子“公事公办”起来，声音冷漠得出奇。平日，他对这种人谈不上有好感也不反感；今天，他也只觉得有些无奈。

已届“耳顺之年”的童海涵局长依然高大且有风度：黝黑光亮的肤色、浓黑的剑眉、深邃的大眼睛、高耸挺直的“通天”鼻梁、宽阔微突的额头、加上赫然崛起的方形下巴，使得他整个脸庞有棱有角，像礁石般硬朗。他言谈简洁，举止利落，腰杆儿挺拔，始终保持着军人特有的干练气质。遗憾的是，他的头发已经花白，几十年如一日的平顶发型，加上眉宇间极深的川字纹，使他显得有些固执而不随和。

今天，本以为自己还年轻，至少还能为海洋事业再拼搏十多年的童海涵局长，终于很不甘心地办完了退休手续。中午，局里为他举办了一场规模不小的告别宴会，喝酒时他没有像以往那样“留有余地”，率性地多喝了几口，感觉头有些发胀，脚下轻飘飘的。童海涵接完电话，坐到办公桌边的沙发上抽起烟，退休的失落感总也驱散不掉：从今往后，自己再也不能站在海洋执法船和海洋科学考察船上驰骋海洋、叱咤风云，再也不能主持会议、布置工作了。回家能干什么呢？家，早已不是一个完整的家：同床异梦近三十年的第二任妻子黄新柳和他分手已经五年，大儿子还在狱中服刑；天生好动不羁的小女儿虽说还没出嫁，却总是在外忙忙碌碌，总有做不完的事。他的家过于寂静，很少有其他人家那样的锅碗瓢盆鸣奏曲。唉，退休前并不觉得孤单的童局长，突然间觉得自己忙碌了一辈子，最终却连一个热乎乎的窝也没有，连个寻常的老农民、老工人也不如。于是，他愈发思念那个令自己梦牵魂绕的小岛，那个岛上的小石屋以及那个三十多年前曾经在小石屋中当了他一个月新娘的女人。她救过他的命，而他却无奈地、狠心地抛弃了她。如果岁月可以倒流，也许……

手机铃声像穿越时空的鸟鸣，再次把他从不羁的、零乱的思绪中唤回到现实世界。

“童海涵先生吗？您预约今天下午三点钟来我们诊所的。时间到了，您能过来吧？没问题吧？——好，我等着您。”

第一次有人不称他为局长，他觉得轻松，又觉得有点不快。“昨天还称呼我童局长，二十四小时不到就改了口。好啊，这位心理医生还真是信息灵通，得知我退休，立马改口称先生，有意思，有意思，真的很有意思……”想到这里，童海涵忽又觉得自己可笑：这是怎么啦？我变得这么婆婆妈妈！敏感、多疑、想东想西，难怪女儿蔚蔚说男人也有更年期，更年期容易出现心理问题，还说老爸该去看看心理医生了！是的，是该去看看心理医生了。据说在国外，看心理医生是件很平常的事，可在我们中国，还是神秘兮兮的……

童海涵拿起电话想向办公室要车，立马又把话筒搁下——不当局长了，还摆什么谱？更何况这是去心理诊所！他赶紧喝了几口醒酒的茶，用冷水抹了一把脸，感觉轻快了些。

童海涵走出黄渤海海洋局的大门，穿过一条马路，钻进一辆出租车。他一上车，顿时觉得自己活像一只寄居蟹躲进了螺壳。可不是吗，在过去的岁月里，有时自己的确像一只寄居蟹，遇到不顺时，会本能地躲进一只空螺壳。螺壳太小或不安全时，就换上一只大点的螺壳。自己偶尔还会像一条章鱼，趴到海底礁石上变换身上的颜色。这是在那个“政治挂帅”的时代，为了事业和理想而磨炼出来的应变能力啊！这种应变能力加上雷厉风行、兢兢业业的工作作风，终于使他事业有成，官运亨通；不过，失去的也够多：爱情，家庭，亲情……直到今天他才意识到，那失去的，竟也是人生中弥足珍贵的……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为了自由故，
两者皆可抛。”

裴多菲这首名诗，曾安慰过童海涵许多年。然而这首诗只是他负疚心理的一块挡箭牌。三十多年前他抛弃那段刻骨铭心的爱恋，难道真是为了追求“自由”？不不，那只是为了一个可笑的、盲目的政治教条，为了自己能“安全”地躲进一只空螺壳。

“自私！其实我很自私！”童海涵忍不住又轻声自语。幸好，车里弥漫着那首《回家》的萨克斯乐声，出租车司机根本没有注意他的嘀咕。童海

9

眷
恋
蓝
土



涵扭头看着车窗外的车水马龙，警告自己：嗯，必须赶快给大脑筑起一道防浪堤！要不然，脑海里的潮水就快决堤了！

这家私人心理诊所离海边不远，设在一幢陈旧的德国式小黄楼内。一间二十平方米的房间地板上铺着棕色地毯，靠窗摆放着一张宽敞的诊疗桌，白色的屏风后有一张检查身体用的钢架床。五十多岁的宋医生体型清瘦，戴着一副无框近视眼镜，神态安详，眼神平和。宋医生见了童海涵，微笑着点点头，就把他请到另一间更为清静的咨询室。咨询室里有一对绿皮沙发，中间的茶几上放着一盒纸巾。宋医生用一次性塑料杯为童海涵送上一杯淡茶水，然后他们对坐在沙发上用聊天的方式开始了“诊疗”。大多数时间，宋医生只静静地听，有时简单地记录下一些内容。宋医生的从容安详、耐心倾听，取得了童海涵的信任，使他不知不觉用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先是磕磕巴巴而后滔滔不绝地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和心中的抑郁。

“童先生，您曾经在海军服过役，转业后又在海洋局工作，长年跟大海打交道，又是一位局级领导干部，胸怀应该是很豁达的。所以，我跟您直截了当地说——您有心理问题：抑郁。但并不严重，构不成抑郁症。情绪抑郁是许多老同志在离退休前后很容易犯的毛病，什么失落感啊，为过去的过错悔恨啊，什么自责、孤独啊等等情绪，常常会在这个时期困扰他们。不过没关系，让我们一同想办法，来消除那些不良情绪。”

忽然，童海涵像孩子似的泪水夺眶而出，这是连他自己也未料想到的。

“没出息，没出息！”他不好意思地摇摇头。宋医生从茶几上的小盒中抽出纸巾递给他。擦干眼泪，童海涵勉强笑了笑：

“对不起，宋大夫，我……失态了！”

“没关系，这样很好！感情或情绪该宣泄时，就要让它宣泄一下，”宋医生也跟着笑了，他用建议的口吻说：“这样吧：第一步，您从明天开始去学学打太极拳，最好是在不太晒的阳光下打。当然，不打拳，慢跑、散步也很好。第二步，您开始给那位您牵挂的女士写情书。你会用电脑写作吗？唔，不用电脑，手书更好……”

“这……不行不行，都已经花甲之年了，怎么好意思？”童海涵的脸涨得通红，鼻头渗出了细碎的汗珠。

“别急嘛，童先生，”宋医生一脸认真：“您尽管放心大胆地写！放开思想感情写！一封接一封地写！当然，写归写，先不必寄出。等您写完这些情书，您的心情一定会好许多，同时对自己的感情也会梳理出一个头绪。至于寄不寄，送不送，那是后话，一切顺其自然，以后再定！”

“那……也好……宋医生，这方面你是专家，我听你的。就和船在海上航行，不论是谁都得听船长的是一个道理。凭直觉，我相信你说得有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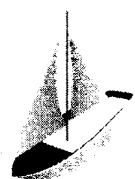
从心理诊所出来时，童海涵心情果然轻松了不少。多亏了女儿蔚蔚，是她联系好这家诊所，一个劲儿劝他、催他来找宋医生的。别看蔚蔚这丫头才二十三四岁，干什么却都有主见。这方面她倒很像她母亲——那个让他始终觉得陌生，前几年已远嫁加拿大的第二任妻子黄新柳。不知为什么，尽管与这个女人共同生活了二十几年才分手，他却不十分想念她。

天色渐渐灰暗。童海涵信步来到海边，坐在棕黄色的长条木椅上。前方小岛公园里那座古老的白色灯塔，开始一闪一闪地发出红色灯光，就像一位身穿白色水手服的老水兵，执著地擎着一把火炬，引领着过往船只免遭触礁之难。不久，路灯陆陆续续绽放出橙色光华，与远处红红绿绿的各色霓虹灯开始争奇斗艳。灯光把遥远的紫檀木色的夜空，染成了神秘的玫瑰红色。海风湿漉漉的，柔柔地吹在他的脸颊上，童海涵的脑袋好像清爽了许多。今晚局里要宴请北京来的一位领导，办公室没有通知他参加。告别繁多的杯箸交错的应酬，虽说有点落寞，倒也多了几分清静，多了几分欣赏海滨夜景的浪漫情怀。他离开木椅悠悠站起，走下石阶来到沙滩上。沙滩在朦胧的月色下晶莹地延伸着，像是少妇的裸臂，修长、柔婉。透过轻薄曼妙的晚雾，他瞥见了海军博物馆停放在海湾里的那两艘早已被报废，现今被当作展品的旧潜艇。它们像两位退休多年的老军人，安详地停歇在那儿，不再在乎别人对他们是非功过的评论。

然而对童海涵来说，潜水艇，正是潜水艇，使他的人生道路走得辉煌而又艰辛……

一九五八年，青春年少的童海涵初中刚毕业就参了军，被分配到潜艇学院学习。穿上海魂衫，戴上飘带帽，别提有多豪爽、多神气了。当年已是海军某舰队参谋长的童天亮，特意用吉普车把童海涵带到前海的栈桥边，指着遥遥伸入海湾碧波中的“回澜阁”说：

“儿子，你看，那是清朝末年慈禧太后为摆威风‘检阅’海军的地方。别看她如此张扬，在这里摆出一副爱国忧民的架势，背地里却贪取国家创建海军的巨款，为自己营造颐和园挥霍享乐。长期以来，我们中国就是因为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才屡屡遭受帝国主义欺辱的啊！”父亲拍着他的肩，头一次对他如此亲切，如此动情地讲话：“新中国成立后，是毛泽东同志，把像我这样一批从枪林弹雨中挺过来的老八路，由陆军调出来创建了海军。这些年我们历尽艰辛，终于建起自己的舰队，甚至有了潜艇！”



一切来之不易啊！记住，儿子，你是我们海军的接班人，千万别辜负毛主席的期望，一定要学好技术，学习甲午海战中邓世昌的爱国精神，即便豁出命去，也要保卫好我们祖国的海疆！”

童海涵一直敬仰父亲。高大威武、不苟言笑的父亲总是自信地挺直腰杆儿，严肃而勤奋地工作，在舰队很有威望。但童海涵在内心深处，却总是和父亲保持着距离——早在童年时代，他就怨恨父亲，恨他离弃了在沂蒙山老家的小脚母亲。九岁那年，无论他如何跺脚捶胸地哭闹，父亲还是硬把他从母亲的身旁拽走，接到怡海市来上学，无情地留下可怜的母亲独自在家乡侍奉年迈的爷爷奶奶。童海涵一直为母亲愤愤不平，总是刻意离父亲远远的。而那天，当父亲用亲切的眼神打量他，揽着他的肩膀讲述创建海军的往事时，他头一回如此贴近地听到了父亲心脏的搏动声，嗅到了父亲身上那股海水的湿润气息，真切地感受到了父亲对他的那份含蓄而深厚的爱意。他忘掉了怨恨，轻轻拨开父亲的大手，后退一步，双脚“啪”地一声靠拢，右手举向帽檐，身子立得笔直笔直，郑重而又标准地朝父亲敬了个军礼……父亲开心地笑了，眼角渗出了泪花，嘴角颤动着：“嗯——好，好，你真和我年轻时一模一样……狗秀，好好干！”父亲脱口叫了声他的乳名。

带着父亲厚重的爱意和期望，他在潜艇学院孜孜不倦地刻苦学习了五年，毕业后被分配在“红旗 109”号潜艇，两年后当上了副艇长。每当他回部队大院的家时，父亲总是用骄傲的眼光打量着他，嘱咐同父异母的两个妹妹要向他学习。在沂蒙山区的母亲也因儿子“出息”了，心情舒畅许多，身子开始发福。她把儿子穿海军制服、戴大盖帽的相片挂在老家“堂屋”的泥墙上，还自作主张，四处托人要为儿子在家乡张罗一个好对象。可不是嘛，儿子到了一九六六年这年，已经足岁二十五，虚岁二十七，在农村早该是“老婆孩子热炕头了”！——谁料正是这一年，“红旗 109”潜艇出了大事故……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惊心动魄而又十分惨痛的往事。一九六六年初秋，“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完全冲击到海军潜艇部队。在周恩来总理“部队要保持稳定”的指示下，童海涵所在的潜艇支队仍在坚守岗位，但是干部、战士们都很忐忑不安，地方上一些“革命小将”开始在部队四周呼喊口号、贴大字报。忽然有一天，接到上级命令，支队的三艘潜艇要参加一次军事演习。同时演习的还有两艘猎潜艇，四艘快艇和一艘驱逐舰。这个消息使大家精神振奋，因为这次演习意味着动乱中我们的海军部队仍然在守望海疆。

演习海域这天风平浪静，海风和煦。太阳把海面照射得波光粼粼，像一块硕大的紫晶石闪烁着迷人的华光。童海涵精神抖擞。身为年轻的副艇长，他这是第一次参加如此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能和有威信的老艇长一道站在指挥舱，与另外两艘兄弟潜艇一同并肩“战斗”，和战友们一起果敢地操纵着“红旗 109”潜艇一会儿下沉，一会儿发射“鱼雷”打击“敌舰”，一会儿迂回躲避海面猎潜艇的搜索，一切有条不紊，进退自如，觉得十分自豪。

演习进行得很顺利。“红旗 109”潜艇即将凯旋返航，开始缓缓上升时，艇长亲自操船，命令童海涵下机舱收集情况，以便返航后作总结。

机舱是潜艇的心脏，发动机声轰轰隆隆，舱内闷热难当。战友们正毫不懈怠地坚守在主电机和各个仪器、管道旁忙碌着，每人都汗流浃背。

“报告副艇长，机电班运转正常！小故障都已及时排除！”副机电长的嗓音有点沙哑地大声汇报。

“已排除了哪些故障？”童海涵在笔记本上做详细记录：“说具体一些……”

“咣当！咣当！”正在缓缓上升的艇身不知为什么猛然晃动了两下，紧接着传来“轰隆”一声巨响。刹那间，所有的灯一下子全都灭了，机器的运转声也戛然而止。突如其来的巨响和黑暗，像一块倒塌的沉重的黑礁石把大家都砸懵了。足足一分钟，没有任何人发出一点动静。不一会儿，头顶上传来了恐怖的哗哗啦啦的水声。

“娘，娘！俺再也见不着你啦！”有个小战士撕心裂肺地哭喊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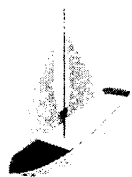
“纸，纸！我要给我家属写遗言！”不知谁沙哑着嗓门嚎叫。

“我必需立刻回岗位！”童海涵的第一反应就是回指挥舱，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随时听从舰长的命令。他摸索着向回走，刚迈进电池舱，就听见有人在呜呜哭叫。原来是舰务兵，手握电筒，正趴在厨师长的身上呼喊：“醒醒，厨师长你快醒醒！”童海涵摸过去一看，厨师长的头部被滚落的大电饭锅砸中，已停止呼吸。心中一阵恐慌和酸痛过后，童海涵打起精神，拾起厨师长手边的电筒，拉着舰务兵向指挥舱走去。谁知走到舱门前才发现，圆圆的舱门已经牢牢关闭。

问题严重！他马上带着那位战士返身经过内燃机舱，重新来到主机电舱，告诉大家指挥舱的舱门已经关闭，潜艇一定出事了。

“灭顶之灾，灭顶之灾！艇长，艇长在哪儿？为什么还不下令逃生？”又有人大声喝问。

“哭啥？嚎啥？是谁那么熊包？”电工军士长黑暗中用锤子把机器敲得



咣当响，他用天生洪亮的大嗓门说：“现在是哭是嚎的时候吗？有脑子，有本事的，还不赶快站出来？”

锤子声和他雷霆般的大嗓门，果然把机舱里的八九个人全镇住了。

“同志们，战友们！我是副机电长陈凯！刚才我和指挥舱的机电长通过电话，他说我们的潜艇被撞了，让我带领大家从尾舱鱼雷发射管逃生。说完这话，我们和指挥舱的电话就中断了。现在，我代表党支部做出决定：由我、电工军士长范大海两名共产党员和团支部书记童海涵副艇长三位同志，指挥大家行动。毛主席教导我们，‘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现在，我代表的是党支部，所以大家服从我就是服从党的命令！”陈凯一字一句，声音铿锵有力，在黑暗和混乱中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号召力，“据我判断，指挥舱可能已经出问题。我们不等不靠，要设法自救。谁能摸到手电筒，赶快都拿出来。”

强烈的求生愿望使干部、战士们很快镇定下来，陈凯的话更让大家切实感受到有了核心力量。六七只手电筒亮了起来，迅速向机电长聚拢；光亮驱走了慌乱和极度的恐慌。没人再哭再吼再嚎。童海涵懵了许久的脑袋开始清醒：自己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团支部书记，而且正在争取入党，面临突如其来的灾难，正是接受考验的时刻，便自告奋勇：

“报告机电长，根据在潜院学习的逃生课，我建议：首先，大家要穿好轻潜救生衣；然后，尽快转移到第七舱；最后，从尾舱鱼雷发射管逃生脱险。我可以领路，请尽快下令行动！”

潜艇的摇晃越来越厉害，舱外水流的哗哗声越来越急促。

陈凯沉吟了一会儿，大声说：“同志们！各人取出轻潜服，向我靠拢！现在我点名！孙小龙，”

“到！”

刚才哭着喊娘的小战士尽量大声地应答着，似乎是为了弥补刚才的失态，也为了壮胆。

昏暗中，每个人都振作精神喊那一声“到！”

在场共十人。

救生衣取来了，副机电长陈凯有条不紊地安排大家穿救生衣，并认真检查孙小龙穿的是否正确。

童海涵穿救生衣时，微微颤抖的手触到了娘给自己织的粗线毛衣口袋，那里有一只眼药水瓶。娘！现在他最惦念的就是娘。想了想，他赶快取出那只后边有个大橡皮盖的小瓶，倒掉眼药水，从刚才记录用的笔记本上撕下一小块纸，用铅笔写下几个字：“我是红旗 109 潜艇的军人童海涵，

如果牺牲了，请转告我的老母亲要想得开，好好活着！”他把纸条卷紧，塞进小瓶子，牢牢堵上瓶盖，放回毛衣口袋。

“娘，别担心，我一定活着回去看你！你等着我中秋节回家！”尽管做好牺牲的准备，他的内心依然渴望能活着回家看娘。

不知怎的，越在这生死节骨眼，他越想娘，和那位小战士一样。沂蒙山村的茅草屋、茅草屋前娘的花白的鬓发和满脸细密的皱纹，总在他眼前晃悠。是的，为了娘，为了十位战友的娘，他一定要配合党支部成功脱险！……脱险后浮到海面安全吗？一时得不到营救怎么办？对，要为自己和战友多带几桶压缩饼干和罐头食品！还有，艇政委常说，阶级斗争随时可能出现，谁知道这次事故会不会是敌人破坏的？浮上水面后万一碰到敌人怎么办？于是，他又往挂满罐头的皮腰带上插了一把铁锤。

“战友们，跟我走！”童海涵低头弯腰，带领战友摸索向前。从这里到第七舱的“路程”并不远，但在一阵阵令人心悸的咣当声中，在头顶海水哗啦啦响，前方一片乌黑，四周布满电路、管道，还得在被晃倒的物体间爬上钻下的困境中，每前进一步都很艰难。

“红旗 109”潜艇像一条遭受到突然袭击、受了重伤的姥鲨，吱吱嘎嘎地挣扎着，呻吟着，下沉着。机舱也开始渗水了。小战士忍不住又轻声呜咽，大家的脚步渐渐凌乱。

这段在平时仅需几分钟走完的短短“路程”，现在竟像二万五千里长征那样艰难而遥远。

“同志们！我们是党和人民培养出来的革命军人，我们要按毛主席的教导，‘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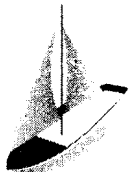
这是刚下发不久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上的最高指示，陈凯适时地用上了。最高指示果然灵验，大家一边走，一边撕心裂肺地齐声喊道：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精神的力量有时会出奇的巨大。生死关头，这种力量能驱走恐惧，让人勇往直前。迈进鱼雷舱门时，领路的童海涵看到鱼雷舰务兵已经倒在地上咽了气——手中还握着一把管钳，头上溢出的血开始凝固。很明显，他是独自一人在无助和恐惧中，用管钳砸向了自己的脑袋。童海涵不愿让后边的战友看到这幅惨景，轻轻将死者拖到黝黑的旮旯里。

到了尾舱才发现，根本找不到救生筏和救生浮标了。

“我……想起来了！”一位小战士吓得结结巴巴：“前几天，艇长让我们把那些东西搬上去进行检修了！”



苟延残喘的“姥鲨”又是一阵猛烈的抖颤。“咣”的一声，最终沉到了海底，不再响动。

千万不能像几年前美国核潜艇“长尾鲨”号那样：失事后不久，艇壳就被海水压力挤破变形，艇上没有一人幸免于难！童海涵想着，急切地喊道：

“副机电长，时间紧迫，时间就是生命……”

“好，”陈凯阻断童海涵的话：“同志们，做好准备，大家再检查一下救生衣，我们马上通过鱼雷发射管逃生。从现在开始，一切听从童副长指挥。要知道他可是潜艇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哦，是位大专家，错不了！”

朦胧的手电灯光下，陈凯竭力想幽默一下，甚至还笑了笑，而后伸出粗糙的大手，紧紧地、紧紧地握了握童海涵的手，小声嘱咐：“大胆指挥吧，我作你的后盾。同志，脱险后，我代表党支部立即吸收你入党！”

对个人生命的忧心忡忡已不重要，一种巨大的责任感涌上童海涵的心头。他更加冷静地回忆了一下所学过的逃生知识，嘱咐大家要冷静沉着并教大家怎样列队分组分批进入鱼雷发射管。他挑选了一位精明能干的战士站到最前面，然后便果断下令：

“军士长范海波，打开压缩空气阀，往本舱注水！”

“现在，管内压力即将与艇外相等，每人必须调整好救生衣的呼吸压力，出去后，务必慢些上浮！”

“大家列好队，三人一组，进入发射管！打开前盖！依次上浮！”

战友们一个个快速地钻进并求生心切地急速游离了鱼雷发射管。只剩下自己时，童海涵这才默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钻进沉闷的发射管，像一条大章鱼那样划动双臂，猛蹬双足，向上游去。

尽管穿着轻型的潜水救生衣，在幽暗清冷的海底，他依然感到透心彻骨的寒冷。怪石、水草恶魔似的在他四周张牙舞爪。海水像沉重的磨盘，要将他挤压成肉末。求生的本能使他拼命地蹬蹬双足，可是上升的速度依旧慢得能让人发疯。几条扁平的大鱼游过来，围绕着他这位不速之客，瞪圆虎视眈眈的眼睛——不！我不要葬身海底！娘，我要回家，我要回家！他的胸口开始憋闷，头开始疼胀，觉得心烦意乱，但是两足还是坚持着拼命地蹬啊蹬，就像蹬了整整一个世纪。终于，海水渐渐明亮，太阳如同一只紫红色的大气球悬浮在头顶，摇摇晃晃。身子渐渐变得轻快起来，经过最后的挣扎，他终于冒出了面——可是战友们呢？哦，那不是副机电长陈凯吗？他那硕大的身躯正漂浮在海面憩息。童海涵欣喜万分，摘去自己的

呼吸气，扔掉了头盔，大声呼唤：“陈凯同志，我们胜利啦！我们胜利啦！”他用尽最后的气力，匆匆朝陈凯游过去。

万万没料到，副机电长睁大着双眼，口鼻流血，已经猝死。不远处，另外两名战友也已停止了呼吸，毫无生气地漂浮在水面。

“不！不！”童海涵呐喊着，解开腰带，想系住陈凯的遗体把他拖回去。

“扑通、扑通”，几个罐头和一把锤子纷纷跌进海水——啊！原来正是这些玩意儿使自己沉重了许多，上浮缓慢，心肺才没有因为海水压力的骤减而破裂！

“为什么，为什么我不叫大家也像我这样多带些东西？混蛋，我是十足的混蛋！副机电长，我对不起你和战友们啊……我……我……”

一阵心酸，一阵头晕，一阵抽搐，只见红色的夕阳渐渐变绿变黑……

不知过了多久，当他睁开双眼，见到的竟是一位年轻姑娘，正俯身凝视着他，她那长长的发辫垂落在他的面颊上，痒兮兮的，童海涵有些不好意思，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两行热泪不争气地涌出眼窝……

二

风衣口袋传来的手机铃声把童海涵从沉重的回忆中唤醒。

“爸，您怎么还不回来？饭菜都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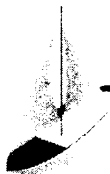
“噢……噢！蔚蔚，你先吃，我这就回家！”

“真是的，老爸，得老年痴呆症了？那么健忘……今天您过生日！关大哥和嫂子都来了，爷爷也来了。我和小张忙了整整一下午……”

蔚蔚仗着父亲对她的娇惯，讲话没大没小、没轻没重。童海涵想起，今天他按时退休，确确实实整六十岁了。蔚蔚一向自称“没心没肺”，前几天却细心张罗，硬要亲自为老爸在家中操办个温馨的寿宴，自己怎么就不往心里去，差点儿辜负了孩子的一番好意？想到这儿，他便赶紧拦了一辆出租车回家。

这是一套三室两厅的集资房，在市区东部一个小区里，装修得不豪华，但舒适。女儿说，她结婚后要陪老爸在这里住一阵，绝不让老爸孤单寂寞。想到这儿，童海涵笑了——女儿善解人意了，她是自己眼下唯一的安慰。

门一打开，只见客厅墙上的壁灯，屋顶的吊灯，沙发后的落地灯全都



亮着，明晃晃地大放异彩。灯光映照在一副由无数小“寿”字组合成的大“寿”字条幅上，十分醒目，茶几上还摆放着蛋糕和鲜花。蔚蔚罩着花围裙奔过来，笑着用“洋”式礼仪拥抱了老爸；她身材适中，染黄的头发在脑袋上蹦跶着。准女婿小张不好意思地向未来的老岳父微微鞠了个躬——虽说已来过家中两次，这位文质彬彬的年轻人仍然很腼腆。

童海涵冲着坐在摇椅上已过耄耋之年的老父亲童天亮笑笑：“老爷子，您来也来啦？”

“儿子六十大寿，我这当爹的能不来？怎么？嫌我老，不该来凑热闹？”童天亮摸摸下巴上银白色的胡茬说：“狗秀，等会儿我还有事跟你商量呐！”

听八十多岁的老将军喊已花甲之年儿子的小名，逗得满屋子人哈哈大笑。

童海涵这才走到他的下属——“雪豹”号极地考察船船长跟前，握着他的手问：

“关同涛，那么忙，还来做什么？‘雪豹’号刚修完，不是又快去南极了吗？还拉上你爱人同来，人家明天不上课呐？”

关同涛三十多岁，腰杆挺直，身材瘦高结实，宽而高的额头和微凹的黑亮双眼，极像他的母亲——那个让童海涵思念、牵挂一辈子的女人冯霞如……

“老领导六十大寿，我们再忙也得来啊！”关同涛的妻子张旭乖巧而又得体地说。她是一位中学语文教师，细高个，剪了很讲究的“蘑菇形”短发，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穿一身浅灰色西服套裙，周身透着一股书卷气。

在外面吃多了应酬饭，普通家宴更让人觉得舒适可口而随意。被大家称为老爷子的童天亮从部队离休近二十年了，天天打门球、练太极拳，不但身体硬朗而且幽默风趣，喜欢热闹，一改以往在职时的严肃模样，很有一副“老顽童”的神态。

“你们刚才笑我喊他小名，嫌难听？嗨，还有更难听的。咱老家沂蒙山区解放前特别穷，老乡们生下孩子怕生病难养活，就给孩子取些臭名字贱名字，说是这样小孩泼泼辣辣没病没灾好养活。除了‘狗’哇、‘猪’哇之外，还有叫‘尿壶’、‘尿罐’的——记得吧，狗秀？你大爷家的二小子就叫尿壶，咱家隔壁有个小闺女，清清秀秀的，却叫臭丫！她哥哥叫屎蛋！”

“怎么不记得？我小时候淘气，干脆叫那女孩臭脚丫！叫他哥臭